

全華叢書

全華叢書

北山文集卷之一

宋鄭剛中撰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論治道人材疏

臣聞人主未嘗不欲求言嘗患言之難聽論事者未嘗不欲言之行嘗患言之難入漢文帝謂張釋之曰卑之母甚高論令人可行也後世學者多指以過交帝謂其不能抗志遠大而限言者以卑少也嗚呼甚高之論詎可聽哉大不觀時小不揆事辯博之說縱之於三皇五帝之上而濟用之實常若玉卮之無當

是果何益文帝戒釋之未爲過也雖然文帝何不要
釋之以至當之論而雅意欲其卑乎此不爲過夫高
之與卑不相侔矣高雖不可縱卑固不可溺天下之
理一溺於卑則事功衰靡流弊不勝言其失視甚高
論者猶不啻也人主之聽言人臣之論事使其上不
縱爲甚高下不溺於太卑常守至當之論以一天下
之趨向則亦何患乎言之難聽難入哉故臣常謂論
治道必歸於平論人材必歸於恕論治道歸於平者
非謂見小利忘遠害也見小利忘遠害則陋而已矣

今恐務虛名者不得成貪奇功者多後患與其相夸
以所難相靡而無實曷若因時順勢相與守吾可行
之道敦本節用修禮正名未起者加工未備者加飭
常使上正而下自服內治而外自賓如是則所以求
治道者不其平乎至若廢紀綱而不修蕩名節而不
勵謂爲遠而不肯行謂爲重而不復舉茲又人君之
所宜勉也論人材歸於恕者非爲以小人閒君子也
以小人閒君子則雜而已矣今恐臯夔不可以世有
稷契不可以輩得與其舍近慕遠異世而須才曷若

磨礪砥礪觀其心術之邪正苟不至畔道而害治則
自可量才而使因能而任常使效知無不及之事陳
力無不勝之誅如是則所以待人材者不其恕乎至
若倚忠爲奸盜名欺世無能爲而可以害吾之有爲
託能言而有以搖吾之國是者茲又人君之所當去
也論治道歸於平論人材歸於恕此所謂至當之論
可以一天下之趨向者惜乎文帝獨不以是而要釋
之耶恭惟陛下體乾坤覆載之德廓山藪包含之量
謂祖宗率皆疏通耳目容納臺諫故卽位以來加惠

言事之官雖眾智畢陳未必有裨于萬一而開懷屈
意舜禹不能過持此以濟中興之業固有餘裕臣以
愚賤之資誤蒙器使未知所以報厚恩者然考之歷
古其能隨事啓沃開陳主意者固自有數餘非高而
誕謾適足以起世主之疑則卑而淺陋不足以廣上
之心志故其說常齟齬而不合區區淺陋之愚尙庶
幾于犬馬之自竭乞憐而赦之

採用羣言疏

又奏曰臣竊見比者虜使造朝人情疑慮咸謂國家

數年蟠屈待時之氣一旦又誅甘言而自解於是感激不平者咸以所見抗論于上夫論事者言不切至則事不可回論事而欲其必回則其言常多偏偏勝之論聽者難之而人主或至於厭聞矣然可否相濟社稷之福雷同之論古今之患故聖人之建功立事寧使眾智必陳可否相反而不欲上下諛悅雷同而相比寧使發揚宣布戇愚而面折不敢使其緘默隱避顧望而腹非惟吾守中平至當之道裁應事機故雖眾多之論時有偏勝過直者亦一切虛心容納之

所以下有盡言之忠上有兼收之美而事亦無適而
不當也虜人之恨臣子絨於骨髓然國家士馬之氣
力財用之源流智者當自默識而心計之機雖不可
不投患亦不得不慮虜乃肯開我以好言示我以善
意我亦何辭而峻絕之乎絕之誠易也後日之策計
將安出謂其揚旌電掃問罪破竹之勢則平時自可
用之何待絕使者而後可以爲乎故專意不與虜和
者臣知陛下自可優容之古人有言聽者事之候也
計者存亡之機也陛下跨馬橫槊以有天下虜人情

僞何待馬援言之然後在於目中聽言定計當亦審
矣踈遠之臣懷區區不自已之意上瀆天威惟陛下
幸赦其愚 尋爲貢院看詳官五月除尙書考功員
外郎

良嗣曰先君謂銓曹所繫考功爲繁且重吏姦出沒非一
已所能勝乃於視印之日集羣吏告之曰吾本書生州縣
間條令猶不盡知而況於省部自今予奪惟爾之聽但已
揭榜于外有不當者許士夫再以狀來來則窮究於爾無
貸也旣而士夫果有來者命之坐呼吏使前開拆以理士

辭監察御史疏

北山文集

辭殿中侍御史疏

十一月除殿中侍御史奏曰臣稟資甚愚立志良苦
此由考功郎官蒙陛下親擢繆參六察之聯未淹三
月之久督稽違而無效念忝竊以知慚竄斥之虞朝
夕以俟洊加器使敢復叨居今世態方艱事功未濟
耳目之任殿中執法者實共司之顧臣何人可冒茲
選伏望收還成命更付良士非但公朝王論之有託
亦微臣愚分之少安不允

諫議和奏疏

時朝廷與虜議和先君奏曰臣准樞密院劄子備奉
聖旨節文以梓宮未還母后在遠陵寢宮闕兄弟宗
族之故欲屈已就和令在廷侍從臺諫之臣詳思所
宜條奏來上臣伏讀流涕仰見陛下孝友格天戎虜
改意事雖可喜可疑至於屈已之言則臣之所不忍
聞也且國家南渡以來開關險阻寒心銷志僅能自
立謂今日可與虜爭者非癡則愚又況虜遣使曰休
兵我何辭曰用兵虜曰通和我何辭曰立敵虜曰奉
梓宮母后還我何辭曰不欲聽其甘言領其善意少

降辭氣以就和議勢有不可已者然陛下詔羣臣以
屈已則臣所未詳夫屈已之事非一端也前世固有
奉子女者有供金縉者有割土地者有北面而稱臣
者皆上爲宗社下爲生靈不得已而爲之今國家之
於金虜土地爲其所據金縉子女爲其所取崇高之
號亦常自貶而臣稱之屈已至矣不知此外又將何
如其屈也父子之間所本者孝君臣之間所本者忠
陛下欲爲親屈此孝也安能使天下皆忘陛下而廢
忠乎上而士大夫下而國人眾而三軍士卒方同心

而上戴有如虜使狂悖過一縣則欲使縣令拜過一郡則欲使郡守拜至中都又妄有所欲則是傳一函紙自北撫定而南非通和也人皆肯從乎國人之情士大夫之情也陛下詢士大夫則見國人之情矣至於三軍士卒之情亦卽此而可卜陛下倘未以爲信試呼二三大將問之彼不至爲酈瓊必不率三軍而屈膝也士大夫之情不得順小則去大則其身死而已矣三軍之情不得順則事有不待臣言者夫強敵之奉命至境而吾軍民順從者半不從者半使者貽

愕相顧觸藩而返則結讎造怨益不淺淺曷若卑辭
報使者曰江南雖小要自各有君臨以小事大稱臣
可也獨難行之禮無以塞大國之責勿辱顧憐則是
吾之誠意不足以感動大國而上天終未至於悔禍
未如之何也已然後督勵將士謹備不虞江外塵起
則上下協心再修甲寅之役臣恐虜人便未能越長
江如坦途也雖然臣有一焉陛下欲謝使者必先呼
集大將更令各與近上統制官數人同定此議陛下
仍開心誘之曰強虜邀我以難行之禮汝輩其許之

乎謂可許則後日虜再封一函紙又甚於此計將安
出謂不可許卽有邊陲之警孰爲吾當之彼如慷慨
垂泣各願效死則長江之氣已增十倍謝使者何憚
臣不敢遠引前代鋪叙爲可觀之文直以存亡禍福
之幾係於今日者爲陛下言其梗槩愚陋不足以奉
承明詔臣罪當萬死

再諫議和疏

又奏曰臣竊聞虜使就館朝廷差官同王倫等計議
衆論皆謂朝廷審處適中必無過舉和議之事次第